

臨終關懷的倫理兩難

——以「一碗陽春麵的故事」為例（三）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講於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

◆周希誠 主講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主治醫師

◆陳月英 整理

在閒雜人等都離開客廳之後，要一起完成「幸福人生四件事」的魏先生首先開口說：「這群人真好，我們真的很幸運，才能遇到這樣的貴人。」一碗麵媽媽也回應：「是啊，我剛剛一直在想，待會要怎樣款待這些菩薩。」「吃熱炒或火鍋也都不錯呢。」魏先生附和著。聽見這對夫妻的「幸福人生四件事」都圍繞在美食上，無法切入正題，為了打開彼此的心房，我只好當個「不速之客」，打斷他們的談話，直接問一碗麵媽媽：「好啦！先別管待會請我們吃什麼，你有沒有很愛妳先生呀？」躺在病

床上的吳媽媽轉過頭來說：「我很愛他。」雖然知道她有些害羞，還是提醒她要提起勇氣，對著自己的先生告白。於是不好意思的她才轉過去跟先生說：「我有愛你，你有沒有愛我？」話才說完，魏先生的眼淚就像斷線的珍珠串一般滾落了下來。我趕緊從旁推波助瀾：「除了這句話，還有什麼要感謝先生的嗎？」一碗麵媽媽接著對丈夫說：「我很感謝你十幾年來的照顧。記得十四歲時，爸爸就去世了，生活一直不算好。嫁給你的這十一、二年，是我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光。我很對不起你，將



五個孩子的教養重擔放在你一個人的肩上。我走後，要麻煩你把小孩顧好，不要讓孩子玩鬧過頭，吵到隔壁鄰居。」先生一邊哭泣一邊應著：「我會照顧好他們的，請你放心。」「我如果去極樂世界，孩子如果想我，他們不必來，我會回來看他們。我愛你、謝謝你、對不起、再見！」眼角滿是淚水的一碗麵媽媽許下令人感動的生死遺言。話一說完，魏先生不捨地說：「不好意思，嫁到我家來，都沒給妳過好日子。感謝妳幫我生了五個可愛的孩子，請放心，我會努力撫養他們成長……」夫妻倆好多好多的內心話，都在心房開啟、互相道別的這個時候被傾吐。「下輩子我們再做夫妻好嗎？」魏先生深情地說。一碗麵媽媽聽到丈夫的溫情誓言，毫不猶豫允諾著：「好！好！」如果當時我們這群醫生志工沒有跟著一碗麵媽媽出院回家，協助這對夫妻完成「幸福人生四件事」，也許當他們想靜下心，找個僻靜的空間互相告別，說不定會因為小朋友的吵鬧聲，打斷得

之不易的溫馨氛圍，待下回想起時，或許再也沒有機會了。

第一次過生日也是最後一次

果不其然，回家後一個禮拜，一碗麵媽媽的情況變得不樂觀，感染了敗血症，後來趕緊送醫住院。記得那時是四月，魏先生怕太太的身體沒有辦法等到母親節，所以就給了孩子一百元，要他們先買一個蛋糕來慶祝。貼心的小朋友甚至還畫了媽媽的人像，要當做母親節禮物。畫中的一碗麵媽媽仍有一張慈愛的面容，事實上這個時候的她，意識已經不清楚。蛋糕買回來，理所當然要為壽星唱一首生日快樂歌祝福，沒想到這些孩子從來都沒有過生日的經驗，我只好起個音，帶著他們一起為吳媽媽祝福。唱完歌，接著就切蛋糕，孩子都愛吃甜，看到裝飾華麗的蛋糕就吃得很高興，但魏先生卻一口都沒有動。我好奇問他：「怎麼不吃？」他說自己不喜歡吃甜的。我再問他們以前都怎麼慶祝，魏先生回答：



「啊！就不曾慶祝。」所以那是他們第一次慶祝母親節，也是媽媽最後一次的母親節。

向世界告別前的最後一句話

在吳媽媽昏迷的這時候，末期照護的兩難問題就出現了。之前曾提到一位年輕人被高壓電電死，經過數小時的急救才又活過來；而像一碗麵媽媽這樣的癌末病人在病危時，是否仍要考慮使用抗生素？做輸血、氣切等侵入性急救嗎？亦或放棄治療？究竟哪一種對癌末病患來說是比較人道的呢？這些都是需要醫生與家屬共同思索的事。當時我詢問魏先生的意見，他同意我們不使用抗生素，大概不到兩個禮拜，一碗麵媽媽便過世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支持安寧療護的原因亦是如此，即是讓醫師盡自己的天職，病患也守好病人的本分，在妥善的居家照護之下，讓癌末者剩餘的日子能夠過得有尊嚴、有意義。如此，就算面臨再大的渦漩翻騰，生命仍然可保

有其良好的品質。一碗麵媽媽臨終前一天，我依常前往探訪，那時她眼睛都已紅腫，所以蓋著凡士林紗布。一進入病房，我習慣坐在她旁邊，向她表明自己是周醫師，告訴她，先生和小孩也都在她的身旁，請她不用掛心。知道一碗麵媽媽正忍受著極大折磨，為了讓她能減輕疼痛，我盡可能以自己了解的醫學專業幫助她舒適一些，並詢問是否還有什麼事能幫得上忙。約隔了二十秒，吳媽媽突然說了一句：「謝謝！」這句擠盡生命所有能量才得以微弱釋出的話，讓在場的人都嚇了一跳，因為那些看盡生死無常的醫護人員，極少見到這麼勇敢、貼心的癌末病患。因為看到像一碗麵媽媽這樣的二級貧戶，不但安貧樂道，即便在面臨死亡，內心仍充盈著對生命的熱情，與對醫生的感激。當時有個剛來實習的護理人員，便許下承諾，說自己一輩子都要做安寧療護。這一天晚上，凌晨一點二十分，一碗麵媽媽平靜安詳地踏上另一種形式的生命旅程。



媽媽一直都在

雖然小孩子與她的先生在吳媽媽過世前就已做好心理準備，但當真的面對與至親生離死別時，還是忍不住悲傷難過。為了讓孩子了解死亡的真實面貌，護理人員就探問：「要不要跟阿姨幫媽媽把身體擦乾淨？」結果比較小的孩子就不敢了，因為他們從小受電視媒體的誤導，一向對鬼神敬而遠之。這時一旁的老大已哭得無法說話。於是護理長抱著她，帶著孩子把自己想跟媽媽講的話說出口。原本大哭的孩子也在內心話傾吐之後，鎮定了下來。接著護理長問她：「想不想摸媽媽？」她默然。護理長鼓勵著：「阿姨跟你一起好不好？」她才點頭。問孩子想要摸媽媽哪裡，孩子指指額頭，護理長讓孩子將小手疊放在自己的手背上，再放到媽媽額頭，等到小朋友不再害怕，護理長又問：「阿姨的手要移開了，好不好？」在孩子答應後，移開了手，讓小朋友的手直接觸撫媽媽的額頭，沒想到方才淚眼婆娑的老

大，在這時候停止了哭泣，反而更加平靜。「你想不想親一下媽媽？阿姨跟你一起親好不好？」老大點頭答：「嗯嗯！」親了媽媽的臉頰。「想不想抱媽媽？」孩子說：「好。」就過去抱了媽媽的身體。病房內的氣氛漸漸的從冰冷哀傷變得溫馨了。

打勾勾不許耍賴

曾在吳媽媽離開人世前的某個晚上，有記者來採訪，所有的醫護人員都戰戰兢兢，一直守到晚上七點，不敢用餐。看同仁那麼辛苦，我就邀請護理長吃晚飯。到了餐廳才剛點好菜，吳媽媽的小孩子就打給護理長說：「阿姨，哥哥一直哭怎麼辦？阿公、阿嬤一直罵，要我們不能哭。」電話這頭的護理長趕緊安撫著：「妹妹最勇敢了，去抱著哥哥給他勇氣。」小姊姊又問：「那我也想哭怎麼辦？」護理長說：「那你就抱著哥哥一起哭，把難過的情緒通通發洩出來。」過一



會兒，老大又打電話過來問：「阿姨，弟弟一直哭怎麼辦？」這群孩子就這樣一直向我們求助，不一會，我都吃飽了，護理長碗裡的菜卻一口都沒動。後來護理長問我想不想從台中去鹿谷山上探視他們，我說：「您確定嗎？三更半夜呢！」她堅定地點頭，並回答：「雖然山路很暗，我也會害怕，但孩子絕對需要我們的協助。」後來我們還邀了兩位志工同行，頂著微弱的月光，朝山上出發。因為那五個孩子和醫院的阿姨、叔叔都很熟，失去媽媽的他們，一定也會擔心失去我們這群大朋友，所以決定多開幾台車過去探訪他們，如果真的得把孩子載回來住也比較方便。

到了一碗麵媽媽家，志工就開導阿公阿嬤，哭是小朋友宣洩壓力的方法，悲傷要是能透過眼淚疏導，反而比較健康。一聽完志工的分享，阿公突然難過了起來，哭得一塌糊塗，接著就換阿嬤坐在牆角哭泣。志工才發現，原來阿公阿嬤同樣是傷心欲絕。要返回台北時，

老大跟我說：「叔叔，我想跟你們回去。」我回答：「那弟弟妹妹呢？」「耶！一起走，回安寧病房呀。」為了讓吳媽媽能安靜走完最後一程，我藉機開導：「無論是多晚，只要你們需要，我跟護理長一定會來看你們，我保證！不然我們打勾勾。」明理的孩子最後就不再央求要跟來。其實對小朋友說道理是行得通的，只要給予關愛跟保證，謹記全人、全家、全隊、全程的原則，關懷包容，他們也會給予相同的熱情回應。

在一碗麵媽媽剛走時，原本哭鬧的孩子們，直到與母親擁抱的時候就已完全平靜下來。這就是一種自我療癒的過程，因為每個人都有情緒，都需要透過不同的方式宣洩。引導孩子面對無常真相的護理長，也不是當天才懂得這些方法，這是平常就有的訓練。有的志工在孩子哭泣時，常會要求：「不要哭！不要讓眼淚掉下來！」這其實無濟於事，反而會嚇壞孩子。或有因為教派不同，對祝福往生者的儀式意見不一，不過基本上應尊重亡



者想要的方式道別。

達觀魏家給台灣上了一堂課

吳媽媽去世後，這群小孩一大早就急著找護理長：「阿姨，可不可以帶我去摘花？」原來是他們想送花給媽媽。後來護理長就帶著小朋友去傳統市場買花，還買了蠟筆跟圖畫紙，讓小孩寫一些祝福的話給媽媽。有的用ㄅㄆㄇㄏ寫「媽媽我愛妳，永遠在我心」；有的畫了一列火車祝福媽媽一路順風；還不會寫字的孩子，就畫了一顆大的心，裡面包了六顆小的心，有媽媽的心、爸爸的心……。最小的老五還拿出三張玩具鈔票，讓媽媽有錢可以到阿彌陀佛的淨土旅行。護士阿姨告訴他們，要是想念媽媽，就把雙手合十，頭低下來默禱，在天上的媽媽一定能聽得到。護理長就這樣帶著失怙的五個小孩，跟媽媽完成了最後的道別，之後這整個事情還被媒體報導，標題是「達觀魏家，給台灣上了一堂課」。出殯時，小

朋友似懂非懂，對家屬答禮的動作還很好奇！只有魏先生傷心得低著頭，什麼話也說不出口。這是我們看過最簡單卻最隆重的告別式，家祭不到一分鐘就結束了；公祭來的訪客也只有中山醫院的護理人員。當初曾有生前契約公司，說要幫忙辦大型的追思會，因為他們上了報紙，一定會有很多好事者來湊熱鬧。但魏先生反對，他說：「阮是阿捏就厚，因為人家說知足常樂。」父親堅毅善良的一舉一動，都看在孩子們眼中。有一天，老三打電話給護理長說：「阿姨，我爸爸哭得很厲害。媽媽的骨灰拿回阿公家的靈塔以後，爸爸就開始清理媽媽的衣櫃，然後說：『這都丟掉，這都丟掉……』還一直哭，我們想把媽媽的衣服留下來，爸爸卻都說留著沒用。」護理長就教老三說：「去抱著爸爸，跟爸爸說『你還有我們五個小孩』。」沒想到老三過去抱著爸爸說了這些話，魏先生反而哭得更大聲。在他心情比較緩和之後，就接受孩子留下妻子的遺物。



來自天堂的庇佑

一碗麵媽媽過世四個月後，有一天我去她家家訪，魏先生告訴我，原本調皮貪玩的小朋友竟然拿了獎狀回來。驚喜的我趕緊請魏先生說明原由。原來，以前吳媽媽還在時，孩子的班導師常來家裡向魏爸爸告狀，要他好好管教孩子，以免他們走上歧路，變成社會敗類。結果這學期開課後，老師不曾抱怨過一次，還頒給他們獎狀。老師讚嘆地告訴魏爸爸，小孩在學校已經不講髒話，也不打人，有很大的進步了。老三在美勞課上的畫作，也從沉鬱的黑灰色，慢慢加入其他鮮豔亮眼的顏彩，甚至還參加全縣比賽，得到第一名的殊榮。

半年以後，朋友設計了一個千人圓夢企畫，也就是在聖誕節之前勸募，再用這些善款購買禮物，於平安夜送給弱勢的小朋友，因為每個孩子都希望能在過年過節得到祝福。我將這個訊息告訴魏爸爸，並問他們是否需要什麼？怎知富有愛心的他靈光乍現，決定和五個寶貝一起做竹子存錢筒參與這個圓夢計

畫。魏爸爸的溫暖回應讓我覺得特別感動，因為他們已從受援者的弱勢立場，轉變為施予者的角色。聖誕夜時，小朋友因為想起媽媽，想以卡片表達自己的思念，但拙於文字，不知道怎麼下筆，醫院的志工甚至動員起來，和孩子一起把愛化為文字，透過許願樹傳達思念的心情給天堂的母親。正因為有這麼多熱心志工、醫生、護士曾經不辭辛勞付出與動員，趙可式老師曾笑稱，我把事情搞得這麼大，有義務寫一篇很長的報導，跟社會大眾交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於是我仔細回顧了與吳媽媽一家相識的片段，檢視我們共同擁有的感人回憶，沒想到這一寫就寫了四十九萬字，後來刪減成十七萬字，也才有《一碗陽春麵的回憶》這本書的誕生。

死亡與重生

魏爸爸跟我說過，有一個監獄的受刑人，在一年前曾寫過一封信給他，信裡說自己在監獄裡面打坐念經，還是戒不了毒。某天他看了



有關一碗麵媽媽的新聞報導，突然有所醒悟，不斷的問自己：「為了給孩子多一分愛，一碗麵媽媽是多麼努力延續自己的生命，勇敢面對病魔的試煉；我的身體這麼健康，為何卻要用吸毒的方式葬送自己的前途？」於是從那天開始，那位受刑人決定好好表現，爭取假釋的機會，出獄後一定要去拜訪幫助他重生的一碗麵媽媽一家。聽完魏爸爸這個故事，我也有所醒覺，原來每個人都擁有改變世界的能力，即便是出身並非富貴的一碗麵媽媽，也可以藉由自己的生命歷程，分享最溫暖、最有力量的愛。也因為如此，對於《一碗陽春麵的回憶》，我提醒自己要有責任與義務推廣。

原本出版社要請編輯群整理這些心得文字，但趙老師提醒我自己提筆的意義才是與眾不同。又因為出版社覺得青少年喜歡追星，所以後來我們請了偶像加持；結果果然不一樣，登上報紙A1版面。經過募款，書也如期付梓後，首先贈送四百本給土城少管所，收容人除了唸，也會寫心得投稿，獲選為佳

作的前十名，扶輪社將再送給他們一份額外的書禮。原本只想做短暫參訪，卻因當天下午是母親節會客，遂決定與醫院志工留下來參與活動。活動的設計，是請收容人用文字寫下對父母親的感謝，沒想到這些年輕的孩子，連想要寫張祝福的卡片給媽媽都不知如何下筆！等到他們的父母到齊之後，我向主持人提議讓他們互相擁抱。更生保護會的主持人原以為是玩笑話，眼看沒有人動作，我就上台跟另外一個志工阿姨先做一次示範，要他們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跟著模仿。

一開始他們難免不好意思，因為好久沒被人擁抱的感覺，四肢也僵硬，但到了後來，這些身上刺圖紋背的收容人，甚至開始與自己家人抱頭痛哭。那個剎那，我突然覺得，他們身上印記的不是張牙舞爪的威嚇，而是不被了解，掩飾傷悲的假面具。後來典獄長寫信跟我說，對這些等待重生的年輕人而言，沒有什麼能比親情來得更加可貴。也許有人會問，安寧療護跟監獄有什麼關係，因為安寧



療護的擴展就是最極致的生命教育，是全人、全家、全隊、全程的關懷教育，自然與人類的生命體有關。台中扶輪社也曾經邀請魏先生，到女子監獄分享一路走來的生命甘苦，受刑人受了感動，竟然發心要表演話劇，還做了道具。這「一碗陽春麵」的力量能有多大我們不清楚，唯一確定的是，這股能量至今仍在不斷發酵。

我在學校開過一門「醫生與生死」的課，原本限定名額二十個，沒想到選課的學生很踴躍，後來暴增到八十個。既然這麼多人對生死教育有興趣，我總不好意思讓他們失望，於是請朋友提供遊覽車，安排拜訪台南監獄的戶外教學。行前，我提醒醫學系的學生，不是待在白色巨塔裡面，就有資格被稱做醫生，也不該為了想賺大錢，拼命選填雷射美容科。想想台南監獄中的四百個重刑犯，難道他們不是希望自己能過舒服日子嗎？之後我又陸續安排家扶中心等社福機構的走訪，讓這些物質水平較好的孩子，有機會對弱勢族群的生活感同身受。

嘉義的一碗麵故事

有一次去嘉義，恰巧聽到當地同樣有一碗麵的故事。主角也是癌末患者，幸虧隔壁鄰居有位好心媽媽，常常提供免費的麵食援助，孩子才不至於挨餓。當地里長知道這消息，就趕快找媒體表揚，這也是前言所說「為善欲人知」的好榜樣。面對他人生命遭逢磨難，我們可以選擇漠不關心，也可以積極扶助。一年半以後，嘉義一碗麵小朋友同樣回顧媽媽過世的那一段，在他心田裡留下的，就不會是悲痛、傷感的枯枝，而是未來從受援對象成為救助者的美善嫩芽。高中生考大學在選科系的時候，不該一味對「只有當律師、醫生才有最好的願景」這種意見盲從。無論最後的志願是什麼，大學一年級開始，就應該對自己的人生負責，並開始學著關懷自己以外的生命，例如行善、當志工，為需要的人分享愛。

在《一碗陽春麵的回憶》完成後，還有一段小插曲。當時有一個來自國外的英文教師，因為配偶

是台灣人，和先生分享了這本書，這個外國人看了也很感動，於是就把一碗麵的故事翻譯成英文，一碗麵媽媽的遺愛就這樣一直延展到太平洋的另一端。

落紅不是無情物

安寧療護是什麼？生命是什麼？死亡是什麼？生存不一定有意義，死亡不一定是結束，面對生與死，無論貧富貴賤都要準備，並不是把生病之後的一切交到白色巨塔中就能安心，在座的各位是否曾經深思熟慮呢？一般人也許以為，生命在做完臨終關懷後就結束了，但晚清詩人龔自珍曾在作品〈己亥雜詩〉第五首提過：「落紅不是無情物，化做春泥更護花。」意思是說有如從枝頭上掉下來的落花，看似灑脫，卻不是無情之物，化成了泥土，還能培植樹木的營養。再想想得了癌症末期的一碗麵媽媽，不就像這朵花瓣，在世時發揮生命的一分一秒，心跳停止後，就化作春泥，為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奉獻更

多慈愛的養分呢。希望所有在場的嘉賓都已經感受到吳媽媽生命不斷延續所分潤的溫情。這是一碗麵媽媽的故事，謝謝！

周醫師補充：

兩年後某一天，我問魏爸爸說：「當初吳媽媽的新聞舉國皆知，對您來說有無壓力？」他回答：「有啊，哪會沒有？有時去吃個麵，老闆不收錢，我說自己平時以砍竹子維生，這個錢我還可以付得起。但老闆還是一定要請。」
「最後怎麼解決？」他說：「最後錢還是付，不過老闆又會切小菜出來請。」我又問：「你還有其他的壓力嗎？」他說：「有啊！社會監督！不能做一點壞事啊！以前鄰居會投書說小孩子教養很糟糕，今年比較好，厝邊隔壁都稱讚，有這種壓力也是好的。」所以社會監督還是有效果，當小孩被關注，爸爸自然會先以身作則，也更注意兒女的教育。🕒（全文完）